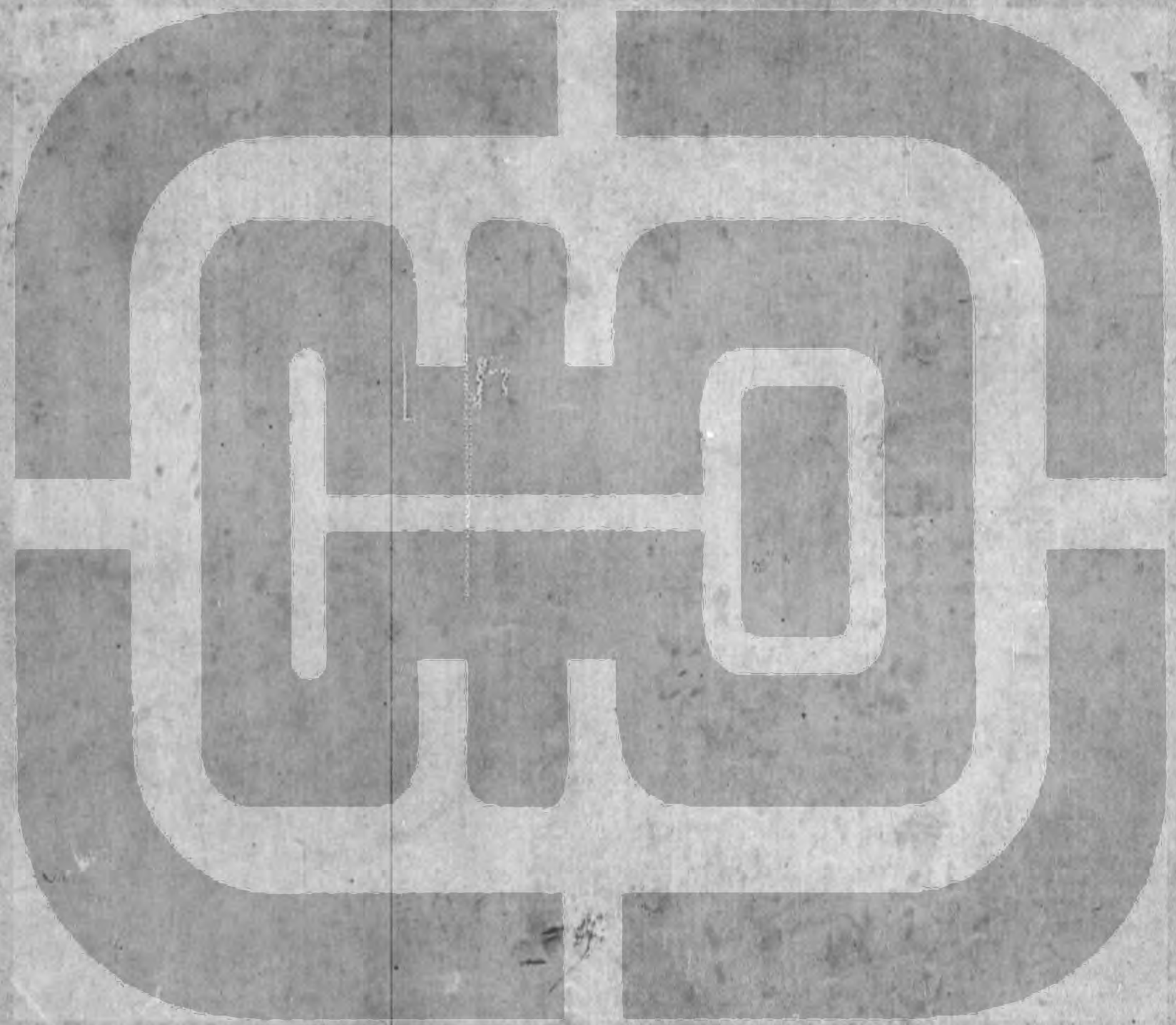

因話録 舊抄 一本

因話録卷一

水部員外郎趙璘撰

宮部 宮爲君凡屬朝廷及宮闈者皆入此部

玄宗柳婕妤余之叔曾老姑也生延王玢婕妤有學問玄宗甚重之肅宗每見王則語左右曰我與王兄弟中更相親外家關中貴族柳氏乃尚書右丞範之女睦州刺史齊物之妹也

柳氏内眷奕葉貴盛而人物盡高慶與文城郡公皆北史有傳睦州刺史諱齊物尚書右丞之子右丞諱範國史有傳少而俊邁風格

特異能為江南折桂書生詠調精絶見媚於
時自周隋已後家富於財嘗因調集至京師
有名倡嬌陳者姿藝俱美為士子所奔走睦
州君詣之悅焉嬌陳曰第有錦帳三十即奉
事終身蓋將以斯言戲之耳翌日遂如數載
錦帳以行嬌陳大驚且賞其奇特竟約入柳
氏之家執僕媵之禮為中表所推玄宗在人
間嘗聞嬌陳名訪之及召入宮涕泣稱痼疾
且老上知其不可强也聽其歸因語曰我聞
柳家多賢子女可以稱内職者可言之嬌陳
以睦州女弟對遂納之立婕妤生延王及一
公主焉睦州君閨門士行為官政績載於家
傳此偶因嬌陳事書之

肅宗在春宮嘗與諸王從玄宗詣太清宮有龍
見於殿之東梁玄宗目之問諸王有所見乎皆
曰無之問太子太子俛而未對上問頭在何處
曰在東上撫之曰真我兒也

安禄山入覲肅宗屢言其不臣之狀玄宗無言
一日召太子諸王擊毬太子潛欲以鞍馬傷之
玄宗密謂太子曰吾非不疑但此胡無尾汝姑

置之
和政公主肅宗第三女也降柳潭肅宗宴於宮
中女優有弄假官戲其緑衣秉簡者謂之叅軍
椿天寶末蓄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善為
優因使緑樂工是日遂為假官之長所謂椿者
上及侍宴者笑樂公主獨悦首嚬眉不視上問
其故公主遂諫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須得此
人使阿布思真逆人也降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迫
至尊之座果寃又豈忍使其妻與群優雜處為
笑謔之具哉妾雖至愚恩深以為不可上亦憫惻
遂罷戲而免阿布思之妻由是賢重公主公主柳晟
之毋
代宗獨孤妃薨贈貞懿皇后將葬尚父汾陽王
在邠州以其子尚主之故欲致祭遍問諸従事
皆云自古無人臣祭皇后之儀汾陽曰此事須
得柳侍御裁之時予外伯祖殿中侍御史諱芳字伯
存掌汾陽書記奉使在京即以書急召之至汾
陽迎笑曰有切事須召侍御為之遂說祭事殿
中君初亦對如諸人既而曰禮緣人情令公勲
德不同常人且又為國姻戚自令公始亦謂得

宜汾陽曰正合子儀本意毀中君州祭文其官
銜之首稱駙馬都尉郭曖父其中叙特恩許致
祭之意辭簡理備汾陽覽之大喜其文列於左
維年月朔日駙馬都尉郭曖父關内河東副元
帥司徒兼中書令汾陽郡王臣子儀謹遣上都
進奏院官傳濤敢昭告於貞懿皇后行宮伏惟
德曜坤靈明齊月魄母儀萬國化洽六宮光輔
聖人贊成陰教載榮史策式播謳謡奄違聖日
上儻靈界遐邇痛憤宮闈哀慕臣幸忝諸親男
尚貴主天人之美鞠育所鍾姻戚光榮宗族咸
戴今園陵禮備祖載及期臣限守方鎮不獲陪
臣行宮瞻望靈駕不勝摧慕伏荷皇恩眷以國
戚許申祭禮超越等夷古今所絶獨開聖造無
任惶恐銘戴之至謹獻牲牢庶羞之奠尚饗
代宗以郭尚父勳高兼連姻帝室呼為大臣而
不名每中使内人往來必詢其門内休戚尚父
二愛姬或云南陽夫人及李夫人嘗競寵爭長互論其公私
佐助之功忿怒不相面尚父不能禁上知之賜
金帛及簪環命宫人載酒以和之方飲令選人
歌以送一姬怒未解歌未發遽引滿置觴于席

曰酒盡不須歌

郭曖嘗與昇平公主琴瑟不調曖罵公主倚乃父爲天子也我父嫌天子不作（質調別有所呼不言父）公主恚啼奔車奏之上曰汝不知他父實嫌天子不作使不嫌社稷豈汝家有也因泣下但命公主還尚父拘曖自詣朝堂待罪上召而慰之曰諺云不癡不聾不作阿家翁小兒女子閨闈之言大臣安用聽錫賚以遣之尚父杖曖數十而已

德宗初嗣位深尚禮法諒闇中召韓王食馬齒羹不設鹽酪皇姨有寡居者持節入宮粧飾稍過上見之極不悅異日如禮乃加敬焉

德宗初登勤政樓外無知者望見一人衣祿乘驢戴帽至樓下仰視久之俛而東去上立遣宣示京尹令以物色求之尹召萬年捕賊官李鎔使促求訪李尉佇立思之曰必得及出召幹事所由于春明門外數里內應有諸司舊職事伎藝人悉搜羅之而綠衣者果在其中語詰之對曰某天寶教坊樂工也上皇時數登此每來鴟必集樓上號隨駕老鴟某自罷居城外更不復

尔今見群鴟盛集又覺景象宛如昔時心知聖
人在上悲喜且欲泣下以此奏聞勑盡収此輩
却係教坊李尉亦為京尹所擢用後至郡守
德宗嘗暮秋獵于苑中是日天已微寒上謂近
臣曰九月衣衫二月衣袍與時候不稱欲遞遷
一月何如左右皆拜謝翌日命翰林議之而後
下詔李趙公吉甫時承昔以聖人能上順天時
下盡物理表請宣示萬方徧之于令李相程初
為學士獨不署名異狀奏曰臣謹按月令十月
始裘月令是玄宗皇帝刪定不可改易止乃止
由是吉甫不恊
德宗躬親庶政中外除授無不留神余伯父自
監察裏行浙東觀察判官特授高陵縣令裴尚
書武亦自鄜坊監察宰欒陽二人同制後數日
因遊苑中有執役者上問何處人云是高陵百
姓上曰汝是高陵人也我近為汝揀得一長官
好否

伯父諱倹貞元三年進士及第當年制策登
科

憲宗初徵柳宗元劉禹錫至京俄而以柳為柳

州刺史劉為播州刺史柳以劉須侍親播州家
為惡處請以柳州換上不許宰相對曰禹錫有
老親上曰但要與惡郡豈緊母在裴晉公進曰
陛下方侍太后不合發此言上有愧色既而語
左右曰裴度終愛我切劉遂改授連州
憲宗知權文公甚真後權長孺知鹽鐵福建院
贓汚盈積有司以具獄奏上曰必致極法崔相
群救之云是德輿族子上曰德輿必不合有子
弟犯贓若德輿在自犯贓朕且不赦況其宗從
也及知其母年高乃免死杖一百長流康州

文宗將有事南郊前本司進相撰人上曰我方
清齋豈合觀此事左右曰舊例皆有已在門外
秖候上曰此應是要賞物可向外相撰了即與
賞物令去又嘗觀鬬鷄優人稱大好上曰鷄
既好便賜汝
文宗賜翰林學士章服續有待詔先欲賜者本
司以名上上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且待別日
文宗欲以帛宣州溫為執翰林學士帛以先父遺
命懇辭上後謂次對官曰韋溫朕每欲用之皆
辭許又安用韋溫聲色俱厲户部崔侍郎蠡進

曰韋温稟其父遺命耳上曰温父不令其子在翰林是亂命也豈謂之理乎崔曰凡人子能遵理命已是至孝況能稟亂命而不改者此則尤可嘉之陛下不可怍也上曰然乃止

文宗時有正塔僧儇險若平援塔抄一柱傾都奔走皆以為神上聞之召門後果以妖妄伏法當時匠者豈亦有神沙門曰此塔固由人工所成文宗對翰林諸學士因論前代文章裴舍人素數道陳拾遺名柳舍人璟目之裴不覺上顧柳曰他字伯玉亦應多呼時陳伯玉

武宗時李崖州嘗面奏處士王龜志業堪為諫官上曰龜是誰子對曰王起之子曰凡言處士當是山野之人王龜父僚安得居山野豈不自合有官李無以對又將賜杜悰之子無逸衣所司條列數目其衫色未奉進旨上久之言曰我不可賜其白衫年小未有官又難假其服色但賜諸衣無衫可也

宣宗朝兩省官對上曰卿等皆朕諍臣切須各務公道但無私黨所論事必與卿行若苟近私雖直無益時余任補闕在外

大中七年冬詔來年正月一日御含元殿受朝賀璘時為左補闕請權御宣政殿疏曰伏以新正大慶萬國來朝華夷顒覩盛儀士庶固當胥悅但竊聞關輔之内頻歲不登自冬已来降雪極少尚須祈禱方輸聖慈臣見去歲之初權御宣政從宜之制出自宸衷喪事簡禮全人心為便伏乞且權此例停御含元待至豐年却依舊典所冀稍觧萬壽不愆元會之儀禮酌一時益表聖明之美臣官忝諫列合陳管見疏奏之明日延英聞上謂宰臣曰有諫官疏来年御含元殿事如何莫須罷否宰臣魏公奏曰元年大慶正殿稱賀亦是常儀況當無事之時陛下肆覲百辟朝廷盛禮不可廢缺上曰近華州奏光火賊刼下邽縣又關輔久無雨雪皆朕之憂焉豈謂之無事須與他罷假如權御宣政亦何不可也宰臣奉詔方欲宣下而日官奏太陽當虧遂罷之其後宰相因奏對以遺補多闕請更除八人上曰諫官但要職業修舉亦豈在多只如張道符牛業趙璘輩三數人足矣使朕聞所未聞

商部 商為臣凡自王公至上皆入此部

郭汾陽在邠州嘗奏一州縣官而勅不下判官張曇言於同列以令公勳德而請一吏致阻是宰相之不知體甚也汾陽王聞之謂寮屬曰自艱難已來朝廷姑息方鎮跋扈使朝廷疑之以致如此今子儀奏屬官不過是所請不當聖上恩之親厚不以武臣待子儀諸公可以賀矣聞者服其公忠焉

王在河中禁無故走馬犯者死南陽夫人乳母

之子抵禁都虞候杖煞諸子泣告于王言虞候縱橫之狀王叱而遣之明日對賓僚吁嘆者數四衆皆不曉徐問之王曰某之諸子皆奴材也遂告以故曰伊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憎母之阿妳兒非奴材而何

余外伯祖毅中侍御史捋君諱芳字伯存掌汾陽書記時有高堂之慶王每因軍中大讌常戒左右曰捋侍御太夫人就棚可先告及趙夫人板輿至君外族趙氏與僚屬等立俟到棚而事具家傳王降退常謂柳君曰子儀早親戎事不盡奉養而孤今日幸忝重寄恩寵踰分雖爲賢盛實無侍御之榮因嗚咽不勝又曰若太夫人許降顧子儀之家使南陽夫人已下執爨子儀自捧饌具供養足矣而趙夫人以清素自居終不往

司徒鄭貞公每在方鎮崇樹公家陳設器用無過於儉素中外婚嫁無日無之凡是禮物皆經不精脩至于宴犒之事未常刻薄而居常奉身神慮公與其宗叔太子太傅絪俱住招國太傅第在南出自南祖司徒第在北出自北祖時人謂之南鄭相北鄭相司徒兄文憲公前後相德

宗亦謂之大鄭相小鄭相焉其後門内居韓僕射皐為京兆尹韋相賈之以畿尉趨事及韋公入相僕射為吏部尚書每至中書常常異禮以俟申故吏之敬又僕射為尹時久旱祈雨縣官讀祝文一心記公之家諱及稱官銜畢誤呼先相公名公但慘然因命重讀亦不之罪在夏口嘗病小瘡令醫傅膏藥藥不濡公問之醫云天寒膏硬公笑曰韓皐實是硬竟不以為事得大賢體矣初公自貶所量移錢唐與李庶人錡不協後公在鄂州錡夢萬歲樓上掛氷因自解曰氷者寒也樓者高也豈韓皐来代我乎意甚惡之其後公果移鎮浙右焉自黄門来三世傳執一笏經祖父所執未嘗輕慢授於僕人之手歸則躬置在卧内一榻以示敬慎

族祖天水昭公以舊相為吏部侍郎考前進士從事數年杜以南蠻入寇貶刺循州遂卒宋以相昭公復掌選至杜出鎮西以奏宋相申錫為杜元穎宏詞登科鎮荆南又奏為從事杜公入宰相被誣謫佐開州又數年昭公始薨公凡八在銓衡三領節鎮皆帶府號為尚書唯不歷工

部其兵吏太常皆耳往年八十七薨其間未嘗
遇重疾儉素壽考為中朝之首焉
柳僕射元公家行為士林儀表居大官奉繼親
薛太夫人左右僕使至有連小字呼公者性嚴
重居外下輩常惕惧在薛夫人之側未嘗以毅
顏待家人恂恂如小子弟敦睦内外當世無比
宗族窮苦無告因公而存立優泰者不知其數
在方鎮子弟有事他適所經境内人不知之族
子應舉為水部員外郎求公為市宅公不與潛
語所親曰柳應舉以儒素進身始入省便坐新
宅殊不若且秘居之為善也及水部没公撫視
孤幼恩意加厚特為置居處諸子皆與身名族
孫立疾病以児女託公及廉察夏口嫁其孤女
雖箱篋刀尺微物悉手自閱親以付之公出自
清河崔氏継外族薛氏前後與舅能從同時領
方鎮居省闥又與継舅苹同時為觀察使妻父
韓僕射同時居大僚未嘗以爵位減卑下之敬
其行已如此
權文公德輿身不由科第掌貢舉三年門下所
出諸生相繼為公相得人之盛時論居多

趙郡李氏三祖之後元和初同時各一人為相
蕃南祖吉甫西祖絳東祖相位德裕吉甫之子固
成間又各一人前後在相亦絳之近從諸族罕有
言蕃再從弟皆第九珏亦絳之近從諸族罕有
李尚書益有宗人庶子同名俱出于姑臧公時
人謂尚書為文章李益庶子為門户李益而尚
書亦無門第焉嘗姻族間有禮會尚書歸笑謂
家人曰大堪笑今日席兩箇坐頭總是李益
大僚睦親敦舊者前輩有司徒鄭公中間有楊
詹事馮栖卿元公近日李相國武都公宗閔士
大夫間罕儔
裴尚書武奉寡嫂撫甥姪為中表所稱尚書卒
後工部夫人崔氏語其仁輒流涕工部名佶有
清德武之長兄也兄弟皆爲八座自丞相耀卿
至工部子泰章四世入南北省羣從居顯列者
不可勝書泰章後亦
爲尚書
靖安李少師雖居貴位不以威重隔物與賓僚
宴飲談笑曲盡布衣之歡不記過失善飲酒暑
月臨水以荷爲盃滿酌密繫持近人口以筋刺
之不盡則重飲燕散有人言昨飲大歡者公曰

今日言歡則明前之不歡無論好惡一不得言
元和已來宰相有兩李少師故以所居別之永
寧少師固言性狷急為士大夫所非靖安少師
國史具
段相文昌性介狹燕席賓客有眉睫之失必致
怪訝在西川有進士薛太白飲酒稱名太多明
日遂不召
李太師逢吉知貢舉牓成未放而入相禮部王
尚書播代放牓及第人就中書見座主時謂好
脚跡門生前世未有
劉桂州栖楚為京兆尹號令嚴明誅罰不避權
勢先是京城惡少及屠沽商販多繫名諸軍不
遵府縣法令以凌衣冠奪貧婺為事有罪即逃
入軍中無由追捕劉公為尹一皆窮治至有匿
軍中名目稱百姓者旬朔內坊市姦偷宿猾懾
氣屏跡余嘗與友生入市市內有一軍人乘醉
誤
友生驢過旁諸少年噪曰痴男子死日到
敢近衣冠耶人人似頭上各有一劉尹慄慄汗
懼不敢為非而與屬吏言曾未傷氣不比責一
官人嘗謂府縣僚曰諸公各有自了本分公事
晴天美景任恣意遊賞勿致拘束

李司徒汧公鎮宣武戎事之隙以琴書為娛自
造琴聚新舊桐材扣之合律者則裁而膠綴不
中者棄之故所蓄二琴殊絶所謂響泉韻磬者
也性不喜俗間音聲唯二寵妓曰秀奴七七皆
聰慧善琴兼箏與歌時令奏之自撰琴譜兵部
員外郎約汧公之子也以近屬宰相子而雅度
玄機蕭蕭冲遠德行既優又有山林之致琴道
酒德詩調皆高絶一生不近粉黛性喜接引人
物不好俗談晨起草裳頭對客蹔融便過一日
多蓄古器在湖州嘗得古鐵一片擊之清越又
養一猿名山公嘗以之隨逐月夜泛江登金山
擊鐵鼓琴猿必嘯和傾壺達旦不俟外賓與璘
先君同在浙西使府居處相接慕先君家行及
詩韻契分最深

伯父高陵府君夫人帝氏即兵部之姨妹也余
又傳聞汧公徐夫人雖生三子中年於徐夫人
雖不及見每聞長屬說其風格容儀真神仙也
琴瑟小乖及兵部在母之後情好加重夫人情
性益善於初既得君於諸子之中寶愛懸隔天
人降調信不誣矣在官所得俸祿付與從子一

不問數惟給奉徐氏元
氏夫人有操行祭酒弘農公既為傳此不復書
君初至金陵於府主庶人錡坐屢讀招隱寺標
致一日庶人燕于寺中明日謂君曰十郎嘗誇
招隱寺非遊宴細看何殊州中君笑曰某所賞
者疎野耳若遠山將翠幕遮古松用綵物裹腥
膻浣鹿掊泉音樂亂山鳥聲此則實不如在叔
父大廳也庶人天性惟嗜茶能自煎謂人曰茶
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焰者也客至
不限甌數竟日執持茶器不倦曾奉使行至陝
州硤石縣東愛渠水清流旬日忘發
張弘靖三世掌書命在台座前代未有楊巨源
贈公詩云伊陟無聞祖韋賢不到孫時稱其能
與張家說家門巨源在元和中詩韻不為新語
律體務實功夫頗深自是數搖人言
頭吟詩多致得
裴晉公為門下侍郎過吏部選人官謂同過給
事中曰吾徒僥倖至多此輩優一資半級何足
問也一皆注定未曾退量公不信術數不好服
食每語人曰雞豬魚蒜逢着則吃生老病死時

至則行其嚚抱弘達皆此類
沈吏部傳師性不矯待物以和觀察三方
皆脂膏之地去鎮無餘蓄京城居處隘陋不加
一椽所辟賓僚無非名士身没之後家至貧苦
二子繼業並致時名又以見報施不妄公先人
禮部員外郎既濟撰建中實録體裁精高雖宋
朝裴范亦不能過自此之後無有比者公継世
為史官及出鎮湖南江西奉詔在鎮修憲宗實
録當時榮之
劉敦儒事親以孝聞親心緒不理每鞭之見血
則一日悦暢敦儒嘗斂衣受杖曾不變容憲宗
朝旌表門閭又趙郡李公道樞先夫人盧氏性
嚴事亦類此公名問已光又在班列徃徃賓客
至門值公方受杖責將赴府上有神策軍小将
柳元公初拜京兆尹杖煞之及因對敭憲宗正
乘馬不避公於街中杖煞之比臣京兆尹在取則之
色詰公專煞之狀公曰
初受陛下奨擢軍中偏將躍馬衝過此乃輕陛
下與法不獨侮臣臣杖無禮之人不打神策軍
将上曰卿何不奏公曰臣只決不合奏上曰既

死合是何人奏公曰在街中本街使金吾將軍
奏若在坊内則左右巡使奏上乃止

商部

韓文公與孟東野友善韓公文至高孟長于五言時號孟詩韓筆元和中後進師匠韓公文體大變又柳柳州宗元李尚書翺皇甫郎中湜馮詹事是叅酒楊公余座主李公皆以高文為諸生所宗而韓柳皇甫李公皆以接引後學為務楊公尤深于奬善偶得一句終日在口人以為癖終不易初心長慶以來李封州甘文至精奬拔公心亦類数公甘出於李相公武都公門下

時以為得人惜其命運埋厄不得在掄鑒之地
又元和已來詞翰兼奇者有柳州宗元劉尚
書禹錫及楊公劉楊二公詞翰之外別精篇什
又張司業籍善歌行李賀能為新樂府當時言
歌篇者宗此二人李相國程王僕射起白少傅
居易兄弟張舍人仲素為塲中詞賦之最言程
試者宗此三人伯仲昆弟以史筆繼業家藏書
最多者蘇少常景徽弟尚書滌諸家無比而皆
以清標雅範為後來所重少卿登第與堂兄特
並時亦士林之選

廣平程子齊昔範未舉進士日著程子中暮三
卷韓文公一見大稱歎及赴舉言於主司曰程
昔範不合在諸生之下當時下第大振屈聲庚
尚書承宣知貢舉程始登第以試正字從事涇
原軍李太師逢吉在相位見其書特薦拜左拾
遺竟因李公之累堙厄而沒其立身貞苦能清
談樂善士多附之惜其位不至耳與堂舅李信
州虞相知最深交契至厚又有裴公夷直皆士
林之望也

胡尚書証河中人太傅天水昭公鎮河中尚書

建節赴振武備桑梓禮入謁持刺稱百姓獻昭公詩云詩書入京國旌旆過鄉關州里榮之余宗姪櫓應進士時著鄉籍一篇大誇河東人物之盛皆實録也同鄉中趙氏軒冕文儒最著豐祖父世掌綸誥櫓昆弟五人進士及第皆歷臺省盧少傅弘宣盧尚書簡辭弘正簡求皆其姑子也時稱趙家出外甥敬氏先世亦出自河東人物名望皆謂至盛櫓舊鄉籍載之楊僕射於陵在考功時與李師稷及第至其子相國嗣復知舉門生集候僕射而李公在坐時人謂之楊家上下門生代有姑之婿與姪之女婿謂之上下同門盖況此也

李相公石是庾尚書承宣門生不數年李任魏博軍因奏事特賜紫而庾尚衣緋人謂李侍御將紫底緋上座主

李相國武都公知貢舉門生多清秀俊茂唐中薛庠袁都時謂之玉筍

元和中柳柳州書後生多師傚就中尤長于章艸為時所寶湖湘已南童穉悉學其書頗有能者長慶已來柳尚書公權又以博聞強識工書不離近侍柳氏言書者近世有此二人尚書與

族孫璟開成中同在翰林時稱大柳舍人小柳舍人自祖父即中芳已来奕世以文學居清列登高科十餘年便掌綸誥侍翰苑性喜汲引後進出其門者名流大僚至多以誠明待物不妄然諾士益附之紀録此書後二年柳公方知舉開成三年余忝判第考官刑部郎中紇干公崔相國羣門生也公及第日於相國新昌宅小廳中集見座主及為考官之前假居於相國故第亦於此廳見門生焉是年科目八人六人継昇朝庠鄙人蹇薄晚方通籍勅頭孫河南穀先於雁門公為丞後公自中書舍人觀察江西又歷工部侍郎制南海累贈封雁門公

裴晉公平淮西後憲宗賜玉帶一條臨薨却進使讐僚作表皆不如意令子弟執筆口占狀曰内府之琮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向人間謹却封進聞者歎其簡切而不亂晉公貞元中作鑄劍戟為農器賦其首云皇帝之嗣位十三載褒海鏡清方隅底平驅域中盡歸力穡示天下不復用兵憲宗平蕩宿寇數致太

平正當元和十三年而晋公以文儒作相竟立
殊勲為章武佐命其辭賦氣槩豈得無異日之
事乎
進士李爲作淚賦及輕薄暗小四賦李賀樂府
多屬意花草蜂蝶之間二子竟不遠大文字之
作可以定相命之優劣矣
相國令狐楚自河陽徵入至閿鄉暴風有裨將
飼官馬在逆旅屋毀馬斃到京公旋大拜時魏
豢通以檢校常侍代鎮三城裨將當還緣馬死
惧帥之責以狀請一字之押公援筆判曰廐焚
魯國先師唯恐傷人屋倒閿鄉常侍豈宜問馬
新野庾倬貞元初為河南府兵曹有寡姊在家
時洛中物價翔貴難致口腹庾常於公堂輟己
饌以餉其姊始言所愛小男以餉之同官初甚
笑後知之咸嘉歎倬生簡休
滎陽鄭還古少有俊才嗜學而天性孝友初家
青齊間遇李師道漸阻王命扶持老親歸洛與
其弟自舁肩輿晨暮奔迫兩肩皆瘡妻柳氏僕
射元公之女也婦道克脩弟齊古好博戲賭錢
還古帑藏中物雖妻之貲玩恣其所用齊古得

之輒盡還古每出行必封管鑰付家人曰留待二十九郎償博物勿使別為債息為惡人所陷誤也弟感其意為之稍節有堂弟浪跡好吹觱篥收許昌軍健兒還古使使召之自與洗沐同榻而寢因致書所知之為方鎮者求補他職姻族以此重之而竟以剛躁喜持論不容於時惜也

劉司徒玄佐滑州匡城人嘗出師經其本縣欲申桑梓之禮於令令辭不敢玄佐歎恨久之先是陳金帛數筐將遺邑僚以其愚懦而止玄佐貴爲相其母月織絹一疋不忘本每觀玄佐視事見邑令走階下退必語玄佐吾向見長官白事卑敬不覺恐悚思乃父為吏本縣時常畏長官汗慄今爾當廳據案待之其何安焉因喻朝廷恩寄之重須務捐軀故玄佐始終不失臣節時鄉里姻舊以地近多投之司徒不欲以私擢居將校之列又難置於賤卒盡署為將判官此職例假緋衫銀魚外示榮之實處散冗其類漸衆久之有獻啓訴于公者其一聯云覆盆子落地變作赤烘羊羔兒作聲盡是沒益公覽之而

笑乃署他職
太子文學陸鴻漸名羽其先不知何許人竟陵
龍盖寺僧姓陸於堤上得一初生兒救育之遂
以陸為氏及長聰俊多能學贍詞逸誄諧縱辯
盖東方曼倩之儔與余外祖户曹府君外族柳氏外祖
洪府户曹諱澔交契深至外祖有牋事狀陸君
字中庸別有傳所譔性嗜茶始創煎茶法至今鬻茶之家陶為
其像置於煬器之間云宜茶足利余幼年尚記
識一復州老僧是陸僧弟子常諷其歌云不羨
黄金壘不羨白玉盃不羨朝入省不羨暮入臺
千羨萬羨西江水曽向竟陵城下来又有追感
陸僧詩至多
崔刑部樞夫人太尉西平王女也西平生日中
堂大宴方食有小婢附崔氏女耳語久之崔女
頷之而去有頃復至王問曰何事女對曰大家
昨夜小不安適使往候王攣筋怒曰我不幸有
此女大奇事汝為人婦豈有阿家體候不安不
檢校湯藥而與父作生日吾有此女何用作生
日為遽追撻子歸身亦續至崔氏家問疾且拜
謝教訓女子不至姻族聞之無不媿歎故李夫

人婦德克脩治家整齊貴賤皆不許時世梳粧
勳臣之家特數西平禮法
裴澣為陝府録事參軍李汧公勉除長史充觀
察始至官屬吏謁訖令别召裴録事坐與之語
面約云少頃有燕便請隨判官同赴及燕九三
召不至公極怒明晨召澣讓之曰某忝公之官
長以素聞公名兼朝中親友話公美事思接從
容故超禮分面約赴燕遂累召不來何相忽之
甚也澣正色言曰中丞細思之未知誰失必也
正名各司其局古人所守其敢忘之中丞使府
自有賓僚某走吏也安敢同之汧公曰老夫過
矣請吾子歸所止澣既退汧公遽命駕訪之拜
請置在賓席澣之子充為太常寺太祝甚年少
時系師書考官之清高者例得上考充之同僚
以例皆止中考訴於卿長曰此舊例也充曰奉
常職重地高不同他寺大卿在具瞻之地作事
當出於人本設考課為奬勤勞則書其繫於官
秩若一一以官高下為優劣則卿合書上ㄷ考
少卿合上中考丞合中上考主簿合中考協律
合下考某等合啣杖大卿笑且慚遂特書上考

澣後累遷同州刺史所在
有能名克至湖州刺史
崔相國羣為華州刺史鄭縣陸鎮以名與崔公
近諱音同請假崔視事後遍問官屬怪鎮不在
列左右以迴避對曰縣尉旨授官也不可以刺
史私避而使之罷不治事召之令出鎮因陳牒
權簿書則當仍舊臺省中無陸瑱名也其知大
體如此
柳元公喜張尚書正甫元公之子仲郢嘗遇張
於途去蓋下馬而拜張止之不從他日張言于
元公曰壽郎之小僕射也相逢其謙太過元公作
色不應久之張起去元公謂客曰正甫於公綽
徃還欲使兒於街中騎馬衝公綽此人亦不足
與語張聞之拜謝元公為西川從事嘗納一姬
同院知之或徵其出者數言之數四元公曰士
有一妻一妾以主中饋備洒掃公綽買妾而使
非妓也
范陽盧仲元家於壽之安豐其妻清河崔氏率
更令謙姪女也崔氏兄即有薄田在洛城之東
守道力田以自給未嘗干人嘗躬耕得金一瓶

計百兩不言於人密埋於居室內臨終其妻李氏以家貧子幼身後凍餒為憂崔屏人語妻以埋金之事指其記處戒云慎勿言於人他日盧郎中來可告也未幾盧赴調經洛中吊崔氏之孤訖李氏使婢傳語曰新姑有哀迫之事須面見姑夫盧許之既見具述亡夫之意盧悲泣久之曰唯嫂之命李氏仍密遣所使之謹厚者持金付之盧遂罷選持金鬻於揚州時遇金貴兩獲八千復市南貨入洛為崔孤置田宅兼為剖分家事既畢而歸踰年方選竟未嘗言於人唯密親有知者盧君生既字子嚴清望重器為世名臣陰德之報也

有讀蕭氏集問功曹是誰子孫及有後否余應之曰梁高祖武皇帝父諱順之齊書有傳武帝受禪追尊文帝文帝第三子恢封鄱陽王薨謚忠烈恢生宜豐侯循生唐太子太保造造生武衛大將軍夙夙生雅州都督善義善義生左衛録事參軍元恭元恭生密縣主簿旻旻生揚府功曹諱頴士字茂挺門人謚曰文元先生先生一子存字伯誠為金部員外郎諒直有功曹

之風時裴延齡為户部尚書恃恩奸佞與張滂
不協金部惡延齡之為人棄官歸廬山以山水
自娛識者甚高之終於檢校倉部郎中生三子
皆無禄早世無後唯次子東從事邑南有二子
今皆流落江湖假吏州縣功曹以其子妻門人
柳君諱澹字中庸即余之外王父也韓文公少
時嘗受金部知賞及自袁州入為國子祭酒途
經江州因遊廬山過金部山居訪知諸子周謝
唯二女在因賦詩曰中郎有女能傳業伯道無
兒可主家今日匡山過舊隱空將衰淚對烟霞
留百縑以拯之或傳功曹為李林甫所召時在
禪制中謁見林甫薄之不復用蕭遂作伐櫻桃
樹賦以刺此蓋不與者所誣也功曹孝愛著于
士林李吏部華稱其冒難藥親豈有越禮之事
此事且下蕭公數等者不為余嘗聞外族長老
說林甫聞功曹名欲見之知在艱棘後聞禪制
已畢令功曹所厚之人導意請於蕭君所居側
僧舍一見遂許之林甫出中書至寺自以宰輔
之尊意謂功曹便於下馬處趨見功曹乃於門
內哭以待之林甫不得已前弔林甫怒其恃才

敢與宰相敵禮竟不問後余見今丞相崔公鉉
說正同崔公外祖母柳夫人亦余族姨即李北
海之外孫也柳夫人聰明強記且得於其外族
可為實録

余座主隴西公為臺丞奏今孔尚書温丞相徐
公商為監察御史及孔為中丞隴西公淹恤在
外多年除宗正少卿歸朝而孔徐二公並時為
丞郎每燕集時人以為盛事亦可太息於窀途
也

唐尚書持大和六年尉渭南為京兆尹将記親知間等第時重
官杜丞相悰時為京兆尹将記親知間等第時重
十人内召公從容兼命茶酒語及舉人則趨而
爲等第下階俯伏不對杜公竟不敢言而止是年上等
下階俯伏不對杜公竟不敢言而止是年上等
内近三十餘人数年内皆及第無缺落者前後
内近三十餘人数年内皆及第無缺落者前後

莫比時余偶在等第之選

權寔子範為殿中侍御史知巡有小吏從市求
取者事發笞臀十数他日復有如此者白于臺
長杖背十五同列疑其罪同罪異權對曰前吏
所取者名屬左軍臺之威令不振久矣百司尚
有不稟奉者况憑禁軍之勢耶彼受賄于此輩

且是知抑豪强可以矜式後吏則挾臺之威恐
嚇百姓杖背全命猶為至輕
張傑夫前自襄州從事至京失馬臺中三院多
張之親友為求馬價同列有或怒或嗤而不署
文字者權獨先署謂衆曰某向不與張君熟且
聞其在窮喪馬正當求禄求知之際不可使行
且一緡何足為輕重若使小生薦所不知之人
實不從衆署狀
刑部郎中元沛妻劉氏人白之妹賢而有文學
著女儀一篇亦曰直訓夫人既寡居奉玄元之
教受道籙于吴筠先生精苦壽考長子固早有
名歷省郎刺史國子司業次子察進士及第累
佐使府後高卧廬山
察之長子潾好道不仕
次子克進士及第亦尚玄靈矣

因話録卷四

角部 角爲民凡不仕者皆入此部

元和初南嶽道士田良逸蒋含弘道業絶高遠近欽敬時號田蒋田以虚無爲心和煦待物不事浮飾而天格峻大見者褊悋盡去呂侍郎渭楊侍郎憑廉問湖南皆南北師事潭州大旱祈禱不獲或請邀致先生楊公曰田先生豈爲人祈雨者耶不得已迎之先生蓬髮敝衣欣然就輦到郡亦終無言即日降雨所居岳觀内建黄籙壇塲法具已陳而天陰晦弟子請先生祈晴

先生亦無言岸幘垂髮而坐蔣乃行齋左右整冠履扶而昇壇天即開霽嘗有村姥持一碧絹襦來奉先生先生對衆便著之在坐者竊笑先生不以介意揚公嘗迎先生至潭州先生方洗足使到乘小舟便行侍者以履襪追及於衙門先生即於門外坐韈皆着襪若無人在傍揚公自京兆謫臨賀尉使使候先生兼遺銀器先生受之便悉付門人作法會使還先生曰報汝阿郎勿憂也未幾量移杭州長史未嘗干人人至亦不逆性不多記人官位姓第與呂渭分宲深後郎中呂温刺衡州因來候之左右先告以使君是侍郎之子及温入下牀拊其背曰你是呂渭兒子耶温泫然降階田亦不止其真朴如此母為喜王寺尼尼衆皆呼先生為師常日貢薪兩束奉母或有故不及往即弟子代送之或傳寺尼晨起見一虎在田媼門外走以告媼曰止應是小師使送柴來不足畏也蔣君混元之器雖不及田而脩持趣尚亦相類兄事于田號為莫逆蔣始善符術自晦其道人莫之知後居九真觀曾命弟子至縣市齋物不及期還語其

故云於山口見一巨獸當路良久不去以故遲滯蔣曰我在此庇伊已多時何敢如是即以一符置所見處明日獸踣符下蔣聞之曰我本以符却之使其不来豈知不能自脫既以害物安用術為取符本焚之絶不復留意有歐陽平者行業甚高又兄事蔣君於田君隣于入室毆陽曾一夕夢三爐自天而下若有所召既寤潜告人曰二先生不久去矣我継之俄而田君蛻去蔣継之歐陽亦逝桐栢山陳寡言徐靈府馮雲翼三人皆田之弟子也徽山周混汴蔣之門人也陳徐在東南品第比蔣田而馮在歐陽之列同自幼入道科法清嚴今為南嶽首冠道士陶天活者安南人居瀕海海溢家人悉驚走避水天活始生其母挈去不得舉族悲念洎水退而歸其嬰孩見在桑之交枝無恙抱之啼乳如常遂以天活為名及長聰惠簡率真氣内充自元和至大和為供奉道士朝野歸嚮江南多名僧貞元元和以来越州有清江清晝婺州有乾俊乾輔時謂之會稽二清東陽二乾吳興僧晝字皎然工律詩常謁韋蘇州愚詩體

不合乃於舟中抒思作古體十數篇為質韋公全不稱賞畫極失望明日寫其舊製獻之韋公吟諷大加歎味因語畫曰師幾失聲名何不但以所工見投而浪希老夫之意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畫大服其鑒別之精

因勢進則得補署遂以為頭銜各因所業談論取本教所業以符大德之目此猶近乎理至有號文章大德者夫文章之稱豈為緇徒設耶訛亦甚矣有似昔歲德宗搜訪懷才抱器不求聞達者有人於昭應縣逢一書生奔馳入京問求何事荅曰將應不求聞達科此科亦豈可應取號欺聾俗皆此類也

昔北齊封楊休之為王休之曰我非奴非獠何故封我為王使林遠及陶隱居之流當必為休之取矣

有文淑僧者公為聚論談說假記經論所言無非搖穢鄙褻之事不逞之徒轉相鼓扇扶樹愚夫冶婦樂聞其說聽者填咽寺舍瞻禮崇奉呼為和尚教坊交其聲調以為歌曲其甲庶易誘

釋徒苟知真理及文義稍精亦甚嗤鄙之近日庸僧以名繫功德使不惧臺省府縣不以士流好窺其所爲視衣冠過於仇讐而淑僧冣甚前後杖背流在邊地者數矣

元和中僧鑒虛本為不知肉味作僧素無道行及有罪伏誅後人遂作鑒虛煮肉法大行於世不妨他僧為之置於騈公華華傳稱韓文公老牛歌稱白樂天佛骨詩稱鄭司徒皆後人所誣也故其辭多鄙淺盧子巖說早年隨其親懿鄭常侍東之同遊宣州當塗隱居山巖即陶貞白鍊丹所也鑪跡猶在後為佛舍有僧甚高潔好事因說其先師名彦範姓劉雖為沙門早究儒學邑人呼為劉九經顏魯公韓晉公劉忠州穆監寧獨孤常州皆與之善各執經受業者數十人年八十猶精強僧行不虧唯頗嗜酒飲亦未嘗及亂學徒有携壺至者欣然而受之每進三數盃則講說興銳所居有小圃自植茶為鹿所損人勸以垣隔之諸名士悉樂為運石共成穆兵部贊事之最謹嘗得美酒窖以小瓷壺置於懷中累石之際因

白師曰有少好酒和尚飲否彦範笑而傾引滿似酣則語穆曰不用盤石且来聽書遂與剖析微奥至多不倦鄭君徵其遺事僧歎息久之曰近日尊儒重道都無前輩之風因出一帋穆兵部與師書傾寒暄之儀極卑敬其畧曰某偶忝名官皆因善誘自居班列終日塵肩却思昔歲臨清澗蔭長松接侍座下獲聞微言未知何時復遂此事遥瞻水中月嶺上雲但馳攀想而已和尚薄於滋味深於酒德所食僅同嬰兒所飲或如少壯常恐尊體有所不安中夜思之至懷憂恋其誠切如此月日之下但云門人姓名狀上和尚法座前不言官位當時嗜學事師可謂至矣又云有着宿僧摠持彦範之友也為人清苦一生未曾干人唯自墾山種田數畝給衣食或遇豐歲多麥傍有滯穗度知其主必不收者拾之以歸若可惜者則束而積之召主以付不至則置於路口其獨行如此

角部之次

元和十五年淮南裨將譚可則因防邊為吐蕃所掠初到蕃中人未審知憲宗棄天下日夜惧

王師復河湟不安寢食可則既至械繫之置地牢中絕其飲食考問累至可則具告以大行升遐蕃人尚未之信其傍有知書者可則因畧記遺詔示之乃信焉蕃法刻木爲印每有急事則使人馳馬赴贊府牙帳日行數百里使者上馬如飛鶻爲馬使報得可則審憲皇崩問之狀先是蕃中每得華人其無所能者便充所在役使輒黥其面粗有文武藝者則涅其臂以候普贊之命得華人補爲吏者則呼爲舍人可則以曉文字將以爲知漢書舍人可則不願其舊舍人有姓崔者本華人可則嘗于靈武相識其人大為蕃帥所信為言之得免可則前後數逃歸輒為候者所得蕃帥雖不殺以皮鞭榜之凡數百竟得脫在蕃六年及歸詰闕自陳勑付神策軍前驅使未及進用為軍中沙汰因配在浙東止得散將而已竟無官開成四年余于越中遇之見其步屧不快云於蕃中走時凍損足視其臂一字尚存譯云天子家臣可則亦細言河湟可復之狀聽其語猶微染戎音

諧戩附

玄宗問黃旛綽是勿兒得人憐是勿兒猶言何兒也對曰自家兒得人憐時貴妃寵極宮中號祿山爲子肅宗在春宮常危懼上聞旛綽言俛首久之上又常登苑北樓望渭水見一醉人臨水卧問左右是何人左右不得知將遣使問之幡綽曰是年滿令史上問曰你何以知對曰一轉入流矣上笑而止上又與諸王會食寧王對御坐歕一口飯直及龍顏上曰寧哥何故錯喉幡綽曰此非錯喉是歕啑幡綽優人假戲謔警悟時主解紛救禍之事甚衆真涓稽之雄

周愿常奉使魏州節度使田季安引之連轡路見一驢極肥季安指示愿曰此物大王世充應聲答曰總是小豆建德李尚書巽性嚴毅不好戲咲時愿知江西鹽鉄留後事將至李戒從事曰周生好諧謔忝僭無禮幸諸賢稍莊以待之及愿至數燕李公寒温外不與之言周亦無由得發一日饌親賓愿亦預焉李公有故人子弟來投落拓不事李公遍問舊別墅及家童有技者圖書有名者悉云賣却李責曰郎君未官家貧產業從賣何至書籍古畫破除惆悵久之復問曰有一本虞永興手寫尚書此復在否其人

憨惧不敢言賣云鄭將典錢愿忽言曰此尚書
大屯李公忘却先拒其請之事遂問曰尚書
何屯愿曰已遣堯典舜典又被此兒即典李公
與怒之言大開自此更不拒周一日浚洪之屬
邑民產一子有三首李公覽狀惡之久不懌愿
李紓侍即好諧謔又服用華鮮嘗朝廻以同列
人坊門有負販者呵不避李罵云頭錢價奴兵
輒衝官長負者顧而言曰八錢價措大漫作威
風紓樂採異語使僕者誘之至家為設酒饌徐
問八錢之義負者答曰只是衣短七耳同列以
為破的紓甚慙下人呼舉不正故云短也
京兆龐尹及第後從事壽春有江淮舉人姓嚴
見登科記誤本倒書龐嚴姓名遂賃舟丐食就
謁時郡中止有一判官亦更不問其氏便詰門
投刺稱從姪龐之族人甚少覽刺極喜延納殷
勤便留欵曲兼命對舉已筋攵之語及族人都
非龐氏之事龐方訝之因問止竟即君何姓曰
某姓嚴龐撫掌大笑曰君誤矣嚴自名嚴預君
何事揖之令去其人尚拜謝叔父從容而去

姚峴有文學而好渭稽遇機即薦姚僕射廉察陝郊峴初釋艱服候見以宗從之舊延於中堂吊訖未語及他事陝當兩京路賓客謁無時門外忽有投刺者云李過庭僕射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客將左右皆稱不知又問峴知之否峴初猶俛首嚬眉頃之自不可忍斂手言曰恐是李趨兒僕射久之方悟而大笑

廬尚書弘宣與姨弟廬鬱州簡辭同在京一日鬱州早出尚書問有何除改答曰無大除改唯皮遐叔蜀中刺史尚書不知皮是遐妹姓謂是宗人低頭久之曰我弭當家沒處得廬皮遐來鬱州為辨之皆大笑

有人說李襄建鄜晉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又稱好道及蓄古物遇襄生日無餉遺乃箱擎一故皂襖子與襄云此是李令公收復京師時所服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時幞頭願兄得道一日箱擎一破臟脂幞頭餉恭曰知兄深慕高真願尚書功業一似西平襄以書謝後聞知恭生如洪崖賓僚無不大笑余嘗讀謝綽宗拾遺録云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嘗遍就朝士求之侍

中何勗已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甚不平嘗出行于道遇狗枷敗犢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箱擎送之牋曰承徵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犢鼻此頗與褱恭相類耳

衢州視事際有婦人姓翁陳牒論田產稱阿翁阿翁（下阿翁二字言其大父也）在日坐客笑之因徵其類余嘗目覩者王屋有梓人女阿家京中有阿輔洪州有阿姑蜀中有阿母洛中有阿柏阿郎皆因其姓亦堪笑也

因話錄卷四

因話錄卷五

徵部（徵爲事冗凡不爲其人其物而槩說者皆入此部）

尚書省東南隅通衢有小橋相承目為拗項橋言侍御史及殿中久次者至此必拗項而望南宮也

都掌南門東道有古槐垂陰至廣相傳夜深聞絲竹之聲省中即有入相者俗謂之音聲樹祠部呼為氷（去聲）廳言其清且冷也

尚書省二十四司印故事悉納直廳每郎官交直時吏人懸之扵臂以相授頗覺為煩楊虔州

虞卿任吏部員外郎始置櫃加鐍以貯之人以
為便至今不改櫃初成州戎時為吏部郎中大
書其上戲作考詞狀當有千有萬忍俊不禁考
上下

祕書省內有落星石薛少保畫崔賀監草書郎
餘令畫鳳相傳號為四絕元和中韓公武為秘
書郎挾彈中一崔一眼時又謂之五絕又省之
東即古戚衙荒穢摧毀其大廳逼校正院南對
御史臺有人嘲之曰門緣御史塞廟被校書侵
御史臺三院一曰臺院其僚曰侍御史衆呼為
端公見宰相及臺長則曰某姓侍御知禓事謂
之雜端見臺長則曰知禓侍御雖他官高秩蕪
之其侍御號不改見宰相則曰知禓某姓某官
臺院非知雜者俗號散端二曰殿院其僚曰殿
中侍御史衆呼為侍御見宰相及臺長雜端則
曰某姓殿中兼新人知右巡已次知左巡號兩
巡使所主繁劇及遷向上則又入推益為勞屑
唯其中間則入清閑故臺中諺曰免巡未推只
得自知言其適暢也廳有壁畫小山水甚工云
是吳道玄真跡三曰察院其僚曰監察御史衆

呼亦曰侍御見宰相及臺長則通曰三院侍御
而主簿繼其行之事每公堂食會雜事不至則
無撿轄唯相揖而已禊事至則盡用憲府之禮
雜端在南揖主簿在北揖兩院則分坐雖舉乙
筋皆絶譚笑食畢則主簿持黃卷揖曰請舉事
於是臺院白禊端曰舉事欲上堂三院長各于
云合食堂南廊先白雜端
舉事則舉曰某姓侍御史舉殿院若舉時差錯則最小者則有某過
請准條主簿書之其兩院則有姓同者以第行別之
殿中舉院長最小侍御史舉殿院長又錯則向上人乃舉
若禊端失笑則三院皆笑謂之烘堂悉免罰矣
凡見黃卷罰直遇赦悉免臺長到諸院凡官吏
所罰亦悉免御史虛三院雖至美而月滿殿中
推鞫之勞憚於轉兩院以向下侍御史便領推
也多不願為以此臺中以殿中轉西院為戲謔
之辭每出入行步侍御史在柱裏殿察兩院在
柱外有時殿中入柱裡則呧之曰著殖畧去也
三院御史主簿有事白端公就其廳若有中路
白事謂之簉端簉端有罰殿中有免過正知巡
假故則向上人又權知謂之蘸巡臺官有親授
除拜喜慶之事則謁院長雜端臺長謂之取賀

凡此皆因胥徒走卒之語遂成故事院長每上堂了各報諸御史皆立於南廊便服鞾鞋以俟院長立定院長方出相揖而序行至毀院門揖毀中又序行至食堂門揖侍御史凡入門至食凡數揖大抵揖者古之肅拜也臺中無不揖其酒無起謝之禮但云揖酒而已酒最合敬以恐煩却損徃徃自臺拜他官執事亦誤作臺揖人皆笑之每赴朝序行至待漏院偃息則有卧揖上馬有馬揖凡院長在廳院內御史欲徃他院必先白決罰人必先白察院有都廳院長在本廳諸人皆會話于都廳亦白御史祕上後遇襍九失儀意緣是新人欲併罰出未上堂則舉三愆遇襍端上堂其犯舊條並不罰察院南院會昌祕監察御史鄭路所葺禮察廳謂之松廳南有古松也刑察廳謂之魘廳寢於此多魘兵察常主院中茶ㄴ必市蜀之佳者貯於陶器以防暑濕御史躬親緘故謂之茶瓶廳吏察主院中入朝人次第名籍謂之朝簿廳吏察之上則館驛使館驛使之上則監察使監察使同僚之冠也謂之院長臺中敬長三院皆有長察院風采尤峻凡三院御史初拜未朝謝先謁院長院

長辭疾不見則不得及上矣諸家御史臺紀多戲笑之言故事其畧當時御史事跡載牓亦但録一時要節堂中有儀注近漸闕雖有版牓亦但録一時要節堂中有儀注近漸闕雖有親友話及此自此轉恐磨滅矣因與遂粗敘之

北省班諫議在給事中之上中書舍人在給事中之下裴尚書休為諫議大夫形質短小諸舍人戲之曰如此短何得向上立裴對曰若悋即曳向下着衆皆大笑

或問東津先生曰昔人立法将以利人耶曰利之曰何以後世人反為害也曰因其利而姦生則及害也燧人鑽木致民火食以熟百物安知後世有咸陽焚燒三月不絶之毒伏羲畫八卦造書契安知後世有假鬻文字以筮道欺調時俗之敝后稷播百穀安知後世權酤閉糴茶鹽求利之苦軒轅制車服弋器安知後世有華濘靡麗相尚及窮兵黷武之弊制宮室安知後世有甲第別館凌雲耀日之侈唐虞建官列爵安知後世有入金納粟冒取公侯之濫禹平水土別九州安知後世有山林川澤之稅開津堰埭之難周公制嫁娶之禮安知後世以依衿姻援而求富貴孔子刪詩書定禮樂垂五常之教安

知後世有掠儒之名而盜聲華叨尊顯凡此觸類澆訛流蕩紀綱大壞其本豈聖人之過耶其由聖人啓之耶後世為治者引而熾之耶嗚呼馬肝之說余不忍言所可歎者伊周初以公忠放主操政以全國家安社稷而莽卓椓懿已降行滔天之心援此為法尤可悲也桀紂幽厲身遭弒放常與萬世之君必為龜鏡則伊周一時公忠反誤後亂臣賊子桀紂幽厲一時搖虐而有益萬世明君矣善為政者有才必用用必當才任之而不私之非才則不任故使人無棄

無濫天下無一人歎不遇而懷過望之事者皐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傳曰及其使人也器之臧僖伯云國家之敗由官邪也班固稱宣帝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者也光武不許館陶公主子為即前代明哲之主及霸業之君國朝列聖躬親庶政用才使器著在史籍者多矣以君上之尊深居高視猶于小官小吏一賞一罰重慎如此況輔弼之臣豈得容易苟且哉符

秦入寇謝安石用其兄子玄為帥以拒之郗超雖素與玄不善聞而嘆曰安石遠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人皆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府見其使才雖屐屧間亦得其任是以知之玄果立功於淮淝破苻秦百萬之衆郗嘉賓之言亦可謂至公矣今之人徒私于所親無安石之明徒憎所不善無嘉賓之論可悲矣李林甫奸邪陰賊妬賢嫉能至於善守章程深得宰相之體當時雖正直有名之士多被搆害而守尋常仕進者各獲其分至今人有以右座呼之而不名也其非在下有感之者乎韓晉公節制三吳多歷年所取賓佐僚屬隨其所長無不得人嘗有故舊子弟投之與語更無能解名之與譙而觀之端坐畢席不旁視不與比席交言數日署以隨軍令監庫門使人視之每早入惟端坐至夕警察吏卒之徒無敢濫出入者竟獲其力裴先德洎在中書有故人官亦不卑自遠相訪裴公給俸優厚從容款狎在其第無所不為乘間求京府判司裴公曰公誠佳士但此官與公不相當不敢以故人之私而褻朝廷綱紀他日

有害眼宰相憐公者不妨却得其必不可其執守如此嗚呼上不慎名器是厭養待賢才也不慎名器是以嬰孩奉君而削弱朝廷也遂致猥濫訛獘流蕩可憂不知誰之咎也已上二章偶及坐有附於此

相知者因

王并州璡自河南尹拜右丞相除目纔到小尹侯繼有宴以書邀之王判書後云新命雖聞舊銜尚在遽為招命堪入笑林洛中以為話柄故事少尹與大尹遊宴禮隔雖除官亦須候正勅也

有人撰集怪異記傳云玄宗令道士葉靜能書符不見國史殊不知葉法善乃葉靜能中宗朝坐妖妄伏法玄宗有道術者乃葉法善也談話之誤差尚可若著于文字其誤甚矣

有人撿陸法言切韻見其音字遂云此吳兒真是翻字太僻不知法言是河南陸非吳郡也

有書生讀經書甚精熟不知近代事因說駱賓王遂云某識其孫李少府者兄弟大多意謂駱賓是諸王封號也今人往往說舊事云準皇太子教不知皇太子合稱令稱教乃王公已下此

皆不知根本之誤也
人道尚右以右為尊禮先賓客故西讓客主人
在東蓋自卑也今之人或以東讓客非礼也蓋
緣見所在地所主在東俗有東行南頭之戲此
乃貴其為一方一境之主也記曰天子無客禮
莫敢為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
室也注云明饗君非禮也今之方鎮刺史入本
部于令長以下禮絕賓主猶近君臣至於藩鎮
經管内支郡則俱是古南面諸侯但以使職監
臨如臺省之官至外地耳既通讞享則異君臣
而用古天子升阼階之儀昧于礼經遂同僭擬
是不講貫所致又小人姑息訛謬相仍亦可咲
且歎也近見惠補闕寔引礼記鄉飲酒義言東
方仁者主人之位也西方義者賓
亦至位也當矣此理
古者三公開閤郡守比古之侯伯亦有閤所以
世之書題有閤下之稱前輩呼剌史太守亦曰
節下與宰相大僚書往〻呼執事言閤下之小
劉子玄為史官與監修宰相書呼足下韓文公
與使主張儕射書呼執事即其例也其記室本
繫王侯賓佐他人亦非所宜執事則指斥其左

右之人尊卑皆可通用侍者士庶盡可用之近日官至使府及畿令悉呼閣下至於初命賓佐猶呼記室今則一例閣下亦謂上下無別矣其執事纔施于舉人侍者止行于釋子而已今又布衣相呼盡曰閣下雖出於浮薄相戲亦是名分大壞矣又中表疎遠卑行多有座前之目尤可懲悛夫閣下去殿下一階座前降几前一等此之乖僭其可行耶宗從叔諸姑及姨舅之行施之可也所近見房州刺史李使君臣又亦與此說相符漢書載張騫窮河源言其奉使之遠實無天河之說唯張茂先博物志說近世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海槎来不遠時齎一年粮乘之到天河見婦人織丈夫飲牛遣問嚴君平云某年某月某日客星犯牛斗即此人也後人相傳云得織女支機石持以問君平都是憑虛之說今成都嚴真觀有一石俗呼為支機石皆目云當時君平留之寶曆中余下第還家於京洛途中逢官差遞夫舁張騫槎先在東都禁中今准詔索有司取進不知是何物也前輩詩往ヒ有用張騫槎者相襲誤謬久矣縱出襍書亦不足據

高宗朝改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為西臺尚書省為文昌臺故御史臺呼為南臺南朝同也武后朝御史臺有左右肅政之號當時亦謂之左臺右臺則憲府未曾有東西臺之稱唯俗間呼在京為西臺東都為東臺李栖筠為御史大夫後人不名者呼為西臺又不知出何故事豈以其名上栖字遂呼之耶又呼杜門下黃裳為杜黃門官踰改之久矣後人亦當以名有黃字遂呼耳余歷祠部郎中同舍多以祠曹見目余因質之曰祠部改後唯有職祠司禮二號無祠曹之名當以後漢陳寵辟司徒府轉為辭曹掌天下訟獄其平決無厭服又晉朝荊州人為羊祜諱嶷名改尸曹為祠曹故誤呼耳

俗間凶疏本叙時序朔望以表遠感之懷此合於情理至有叙經齋七日者此出於釋教其事不可不信亦不可明言孝子仁人但以此修追福之儀可也不合形於書疏衰誠固無時暫忘此日不為飯僧受弔巫覡之餉惟公事家祭余幼曾居山多疾親友授命受道籙師之戒約不得入神祠食神飯受

則聽依禮及長從官凡此有不可不為者或有一皆禁絕既妨於事且為不知者所嗤余則臨事酌之所謂祠者若五嶽四瀆名山大川古之聖帝明王所在先賢有益于人有裨于教者安得思神待之且居士之位奉公之事自當致敬安得輒廢若妖神淫祀無名而設苟有職者固當遠之雖嶽海鎮瀆名山大川帝王先賢不當所立之處不在典籍則淫祀也昔之為人生無功德可稱死無節行可奨則淫祀也當斧之火之以示愚俗又何謁而祀之哉神飯在禮宜拜受其他則似巫覡之飾可揮而去也為吏宜鑒之

有退朝詣其友生見衲衣道人不懌而去他日謂友生曰公好在褐之夫何也吾不其賢愚且覺其臭友生應曰毳褐之臭外也豈甚銅乳銅乳之臭並肩而立接跡而趨公處其間曾不嫌恥反譏余與山野有道之士遊南朝高人以蛙鳴及蒿萊勝鼓吹吾視毳褐愈于今之朱紫遠矣

下輩不通義理者使之寫文字深誤悉同一本

若宦字仕宦合着臣妾之臣多作官職官合着呂也荥字荥水在荥陽合着水也多作榮榮枯合着木或多誤作熒熒合着火髭鬚合着須多着賓鬢髮合着鬢又偏傍只較一點一畫而義全不通若棹棹船從木掉掉尾從才楊楊柳從木揚揚州從才棒棒枝從木捧捧字從才傳經傳無點傅師傅及人姓有點沐無點者沐浴也沐有點者音述古沐陽縣氏無點者姓氏氐有點者古弥氏縣字惟悵上思惟下惆悵並從心帷帳此並從巾賜惕並無橫畫又錫鉛錫之錫無橫畫音先檗反錫毛詩鏤錫左傳錫鸞字有橫畫音楊堨堰場字音易若此者衆矣論文字者勿以爲小事而不留意也

武宗皇帝廟諱晚改兩火相重其偏傍言談字已改為譚姓改為澹其噉字俗多不定舊或書餤餤音譚爾雅訓進本非飯食名世重餅噉庖人以意相傳及下俚凡闕食物偏傍盡從食又啗字聲不同索前史及諸家并佛經多作口邊敢其音與著兩火同徒敢反又玉篇切韻噉字是正也著兩火俗也並徒敢反正合作噉不疑矣啗馬即合用啗字音徒濫反以義言之以物自食謂之噉以物餧人謂之啗又案漢書高紀云酈食其陸賈往說將啗以利顏監注曰啗者本為食啗耳音徒敢反以食餧人令其啗食則

改變為徒濫反今以利誘之取食為辭也顏監講喑字雖未分明亦無口傍兩火之說則足明是俗相傳而後人為姓亦因俗耳近日書餅嘅字至有食邊口邊作覃及口邊作啗者率意而為其誤甚矣切韻是尋常文書何不置之几案旋看也

因話録卷五

因話録卷六

羽部羽為物凡瑣碎不專其人其事者皆屬此部

南人長林中大樹謂之有神云近此伐木則必神怒致禍有人乃斧他人之樹為主所訴官捕而鞫之當以盜論其家貲田以賂獄吏鬻衣以脩囚粮卒不免笞皆皆被瘡而歸此乃避禍而速禍也

又有里人為隣巫所惑云當有災宜謝神乃殺家犢釀酒聲鼓以祀時官禁屠牛私釀法甚峻又當國忌不合動樂併犯三罪為吏所擒家長

隣保皆抵罪連及數十人此乃攘災適所以致
災也其愚如此
洪州優胡曹賛者長近八尺知書而多伎凡諸
諧戲曲盡其能又善為水嬉登百尺檣不解衣
投身而下正坐水面若在茵席又於水上舞而
浮令人以囊盛之繫囊口浮於江上自解其繫
至于或出或沒變易千狀見者目駭神竦莫能
測之恐有他術致之不爾真輕生也
軍中有透劍門伎大燕日庭中設幄數十步若
廊宇者而編劍刃為棟樑棟之狀其人乘小馬至
門審度馬調道端下鞭而進錚焉聞劍動之聲
既過而人馬無傷宣武軍有小將善此伎每饗
軍則為之所獲賞止于三數疋帛而已一日主
者誤漏其名此將忿恨訴于所管大將得復以
名入至呈伎之際極為調審入數步忽風起馬
驚觸劍失序人馬皆斃于刃下
有士子鬻産于外得錢數百緡惧川途之難賚
也祈所知納于公藏而持牒以歸世所謂便換
者賣之衣囊一日醉指囊示人曰莫輕此中大
有好物盜在側聞之其夜殺而取其囊意其有

金也既開無獲投牒于水為吏捕得具狀上之
樞機之輩豈容易哉此所謂不密而致害也
進士鄭翬說家在高郵有親表盧氏莊近水有
鄰人數家共殺一白虵未久忽大震雷電雨發
洪水數家皆陷溺無遺唯盧氏當中一家無恙
竇相易直幼時名祕家貧受業村學教授叟有
道術而人不知一日近暮風雪暴至學童悉歸
家不得而宿于漏屋之下寒爭附火唯竇公寢
於榻夜深方覺叟撫公令起曰竇祕君後為人
臣貴壽之極勉勵自愛也及德宗幸奉天日公
方舉進士亦隨駕而西乘一蹇驢至開遠門人
稠路隘其扇將闔公懼勢不可進聞一人叱驢
無捶其後得疾馳而去顧見一黑衣卒呼公曰
秀才已後莫忘閭倩及陞朝訪得其子提挈累
至大官吏中榮達
盧竇客貞白父曰老彭有道術無號知人元和
初宗人弘宣簡辭弘正簡求俱侯焉留坐目之
甚久命貞亦序坐又目之曰一行五節度使可
謂盛矣卒如其言又於族子錯初舉進士就安邑
所居謁之謂錯曰爾求名大是美事但此後數

十年方得勿以遲晚為恨登朝亦大得美官錯
至長慶元年始擢第大中十年終庶子簡辭已
親昆弟也弘宣又簡辭之
姨兄弟皆至八座擁旄
張曇為汾陽王從事家常有怪呂術者問之對
以大禍將至唯休退得免曇不之信又方晏賓
席上見血有巫者聞之勸其杜門不納賓客屏
遊宴曇怒杖之其後曇言垂度公頗啣之又屢
言同列間事每獨候見多值公方宴寵姬所不
令白事必抑門者令通公謂其以武臣輕忽益
不平之後因請公去所任吏遂發怒之以聞竟
斃於杖
柳員外宗元自永州司馬徵至京師意望録用
一日詣卜者問命且以夢告曰余柳姓也昨夢
栁樹仆地其不吉乎卜者無苦但憂為遠官耳
徵其意曰夫生則柳樹仆則柳木木者牧也君
其牧柳州乎卒如其言或傳是諒
李涼公逢吉未掌綸誥前家有老婢好言夢後
多有應李公久望除官因訪于婢一日婢晨至
慘然公問其故曰昨夜與郎君作夢不是好意
不欲說公強之婢曰夢有人舁一棺至堂後去

且置在此不久即移入中堂此夢恐非佳也公
聞竊喜俄尔除中書舍人後知貢舉未畢而入
相
都水使者崔倕少年豪俠不拘小節天寶中有
方士過其家崔傾財奉之亦無所希望方士臨
去留藥一丸為別崔殊不之重埋于床上燕劇
之亂家人避賊崔在後未去忽見牀下有菌甚
肥鮮因煮而食之襍以葷味自此體腹輕健至
老更無疾病月中視小字夜食生蠅元和初猶
在年九十餘卒蘇州刺史韋公夢祖集中所贈
崔都水詩者是也向得靈藥便能正尔服之當
已輕舉矣其次食所化靈芝不雜葷茹亦應迈
顏住世壽不可量蓋玄中但以有壽無疾酬好
施之功而已崔即蘇州之堂妹婿也
崔相國羣之鎮徐州嘗以崔氏易林自筮遇乾
之大畜其繇曰典策法書藏在蘭臺雖亂潰獨
不遇災及經王智興之變果除秘書監也
長慶中鄂州里巷間人每語輒以牛字助之又
有一僧自號牛師乍愚乍智人有忤之者必云
我兄即到豈柰我何未幾而相國奇章公帶平

章事節度武昌軍其語乃絕而牛師尚存僧者
乃牛公之名也方知將相之位豈偶然耶先是
元和初韓尚書皐在夏口就加節度自後復為
觀察使長慶三年崔相國植從刑部尚書除觀
察使明年冬牛公實来宰相建節鎮夏口自牛
公始也

博陵崔子牟出書一通示余曰劉逸淮在汴時
韓弘為右廂都虞候與弘
相善讃二人取軍情将不利于劉劉大怒俱召
詰之弘即劉之甥因控地碎首大言数百劉意
稍解王某年老股戰不能自辨劉吐令拉坐杖
三十時新造赤棒頭徑数寸固以筋漆立之不
什数五六當死矣韓意其必死及昏造其家悵
無哭聲又謂其懼不敢哭訪門卒即言大使無
恙弘素與其熟遂至卧内問之王曰我讀金剛
経四十年矣今方得力記初被坐時見巨手如
簸箕吸然遮背因袒視韓都無撻痕韓舊不好
釋氏由此始與僧往来日自寫十帋及貴計数
百軸矣後在中書盛暑時有諫官因事謁見韓
方洽汗焉経問之韓乃具道王某事予職集仙

常侍柳公常為予說已上並本錄
王智興在徐州法令甚嚴有防秋官健交代歸
其妹婿于家中設饌以賀自于厨中磨刀將就
坐割羊脚磨訖持之疾行妻兄自堂走入厨倉
卒相值鋒正中妻兄心即死所在擒之以告智
興訊問但称過誤本無惡意智興不之信命斬
之刀輒自刑者手中投于地三換皆然智興異
之乃不殺余按廣陵烈士傳曰劉儁字幼節遷
宛朐令到官二年政治清平為吏民所親縣時
有友人相過主人歡喜為具捕犬因誤中客客
死家見縣平法者云主人本有殺心應當伏辜
儁曰聞許太子至孝誤不嘗藥史官書殺君子
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今主人與客本
無仇恨但歡喜為供有親愛飲食之意無傷害
之心不幸而死當以周禮過誤平之柰何欲用
法律所失一時兩殺不辜主法者拘有常例不
聽儁曰界有失理之民皆令之罪也解印綬去
蓋與此事相近而徐州者神為之辨耳
漢州開元寺有菩提像自頂及焰光至趺都是
一段青石潔膩可愛雕琢極工高數尺會昌毀

寺時佛像多遭摧折刓缺唯此不傷絲毫及再
立寺僧掘古寶而置放西廊余與京大德知玄
法師西川從事楊仁贍同謁楊深釋文又好古
之士也贍敬彌日而玄公精識多聞話其本末
云先是匠人得此石異之庱心鐫刻殆忘飡寢
匝體遂悟是天女因焚香叩首悔謝切至女復
至其病立愈而像即成亦嘗有記録因毀寺失
其傳焉寺今再立矣

元和長慶中兩京閭巷間相見多云合是阿舅
及太和以來文宗欲崇樹外戚而詐稱國舅者
數輩竟不得其真合是之説果有驗矣

余年小在江漢嘗與群兒戲以竹箠為槍烏翎、
餙其上裂紙為旌作戰鬬之象相向云殺俄尔
立定又云再殺不數年憲剪除群寇蔡齊二巨
猾相次夷滅再殺之應也

太和初京師有輕薄徒取貢士姓名以義理編
餙為詞號為舉人露布九年冬就戮者多出自
文儒

太和初王潛為荆南節度使無故有白馬馳入
府門而斃殭卧塞途是歲潛卒此近馬禍也
進士陳存能為古歌詩而命蹇主司每欲與第
臨時皆有故不果許尚書孟容舊相知知舉日
萬方欲為申屈將試前夕宿宗人家宗人為具
入試食物甚備晨飡請存偃息以候時五更後
惟不起就寢呼之不應前視之已中風不能言
也
進士鄭滂在名塲歲久輩流多已崇達常有後
時之歎一夕忽夢及第而與常周方同年當時
常氏　明舉人無周方之名者益悶卜大和元
年秋移舉洛中時常景方居守尚書之族弟也
赴舉過陝尚書時廉察郊郊詰景方曰我名弘
景汝兄弘方汝名景方兄弟各分我名一字名
之殊無意也遂更名周方滂聞之極喜曰吾及
第有望矣四年周方陸名而果同年焉滂登朝
至殿中侍御史前宣城觀察大夫董常說此事
大夫即滂之耳從弟也予溥又自說應舉時曾
夢看及第榜上但見大書鳳字大中元年冬
求解鳳翔偶看本府鄉貢試紙之首便是鳳字

至東都試題山月夜聞王子晋吹笙詩坐側諸
詩悉有鳳字明年果登第馮子溥鄭公之子
大中九年沈詢侍郎以中書舍人知舉其登第
門生李彬父叢為萬年令同年有起居者之會
倉部李郎中巑時在坐因戲諸進士曰今日極
盛巑與賢座主同年時右李郎中從晦又在座
戲巑曰殊未耳小生與賢座主同年如何謂栁
州李侍郎也衆皆以為異是日數公皆詣賓客
馮尚書審則又栁公座主楊相國之同年也舉
主嗟嘆

侍讀諫議鄭漳說河南孔尹温裕以補闕諫党
項事貶栁州司馬久之得堂兄尚書温業報云
憲府欲取作侍御史日望勅下忽又得書云宰
相以右史處之皆無音耗一日有鵲喜于庭直
若語狀孩稚拜且祝云願早得官鵲既飛去墜
下方寸紙有補闕二字無幾却除此官鄭又自
說早承相國武都公知奬當時為大理司直常
歎滯淹會張慕欲除太常博士李公云鄭司直
久屈必請舉自代旋遇蕭儆服闋且要與官諸
坐遂以蕭為博士前此有大雲寺僧寶銳者知

人休咎因問之銳曰司直朝官終得且合為數政伸府官如何便得既而以侍御史歷佐河陽浙西淮南累至檢校郎中方除比部員外郎銳師說事亦不常中此又極驗者以陰隲要顯前定之事耳

王蒙者與趙門下憬布衣之舊常知其吏才趙公入相蒙自前吉州新途令来謁公見極喜給卹甚厚將擢為御史時憲僚數至少德宗甚難於除授而趙公秉政其言多行蒙必可以坐待綉衣之拜矣一日偶詣慈恩寺僧占色者忘其名蒙問早晚得官僧曰觀君之色殊未見喜兆此後若干年當得一邊上御史矣蒙大咲而歸數日宰臣對趙公乘間奏曰御史府缺人太多就中監察尤為要者臣欲選擇三數人德宗曰非不欲補其闕員此官須得孤直茂實者充選料卿秖應取輕薄後生輩置趙公曰臣之愚見正如聖慮欲于録事參軍縣令中求人上大喜曰如此即朕之意卿有人未公因薦二人其一即蒙也上曰早將狀來公既出逢裴延齡時以廋支次對問公曰相公奏

何事稱意喜色充溢公不之對延齡愠罵而去
云看此老兵所請得行否既見上奏事畢因問
曰趙憬向論請何事上曰趙憬極公心因說御
史事延齡曰此大不可陛下何故信之且趙憬
身為宰相豈諳州縣官績効向二人又不為人
所稱說憬何由身知之必私也復至陛下即詰
其所自即知矣他日上果問云卿何以知此二
人公曰一是故人一與臣微親諳熟之上無言
他日延齡又入上曰趙憬所請果如卿料遂寢
不行蒙却歸故林趙公薨於相位後數年邊帥
奏為從事得假御史焉
相國崔公慎由廉察浙西左目背生一贅如息
肉欲蔽瞳人視物極礙諸醫方無驗一日淮南
判官楊員外牧自吳中赴職饌訖于中堂因話
楊州有穆生者善醫眼來為白府生崔相國鉉
致之楊君許諾後數日得書云穆生性粗踈恐
不可信有譚簡者用心精審勝穆甚遠遂致以
來既見白崔公曰此立可去但能安神不撓獨
斷於中則必効矣崔公曰如約雖妻子必不使
知譚簡曰須用九日晴明亭午於靜處療之若

其日果皆遂心更無憂矣是時月初也至六七日間忽陰雨作甚譚生極有憂色至八九大開霽問崔公飲酒多少崔公曰飲雖至少亦可引滿譚生又大喜初公將決意用譚之醫唯語大將中善醫者沈師象師象贊成其事是日引譚生於使宅北樓唯師象與一小豎隨行左右更無人知者譚生請公飲酒數盃端坐無思俄而譚生以手微捫所患曰此殊小事耳又覺似拔之雖痛亦忍又聞動剪刀聲白公曰此地稍暗請移往中庭象與小豎扶公而至於庭坐既定聞槲焉有聲先是譚生請好綿數兩染絳至是以絳綿拭病處無傳以藥遂不甚痛譚生請公開眼以所贅肉呈之大如小指堅如乾筋遂命投之江中方遣報夫人及子弟譚生立以狀報淮南崔相國復書云自裴醫後憂疑頗甚及聞痊愈神思方安後數日而徵詔至金陵嗟夫向若楊君不遇譚生不至公心不斷九日不晴徵詔遽来歸期是切即礙其目疾位當廢矣安得秉鈞入輔為帝股肱此數事足驗玄助而公作相之後譚生已逝又何命之太薄也

困話録巻六畢